



留
185
3



波
37
3

留
明
辨
卷
3
185
東
古
書
目
學
校
圖
書

訓俗遺規
補編

醉聽
信谷盡賦

訓俗遺規補卷上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姪

孫蘭森同編校

呂新吾雜著

屢貫見前

謹按福善禍淫之天道奢侈貪淫之惡習子孫邪正之
徵應諸遺規中言之屢矣惟自呂公言之便覺親切痛
快令閱者警心動魄予實不忍割愛故又錄此為世警
勸

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童僕器用事事要整齊華麗豐
美充足稍不及人便自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那
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童僕器

用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箇該媿耻。

親朋聚集戲謔欢呼把臂拍肩躡足附耳只是要慇懃親熱比黨阿徇纒號同心知己稍不稠穠便說淡薄這都是世俗態兒女情你看那有道交遊德業勸你成就夫責你改圖或說往古聖賢或論世間道理不出淫狎之言不許他人長短不約無益閒遊不幹詭隨邪事較量起來那箇是好友

直諫多聞之賢友便辟善柔之匪黨名曲盡損益昭然天與田土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下天與聰明而濟姦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此謂之自作孽而人方以為得意也奈何

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人遠也指五尺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不艱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為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穿窬劫殺者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旦為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

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人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為未必吾聽若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為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孰失夫有

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爲奈何棄身於惡而陷此百凶乎

余作身家盛衰循環之圖始而困窮繼而悔悟因悔悟而習勤苦因勤苦而知節儉由節儉而漸至於富足富足之後則生驕滿習豪奢恣淫暴必至招禍變仍歸困窮此循環一定之理細玩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飽平食俾各不至飢寒尙不可得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驅童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薰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軀孤兒獨

老萊色鶉衣爲溝中瘠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彼富貴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已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

身不嘗不足之味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耻事且施子則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功獲罪於天矣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集多以禍散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

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

言化遺規補 卷上 三
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思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自兄弟分而後各自爲家矣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至子孫又各子孫其子孫而後爲數百家矣乃有離心構怨妬其所樂而惟禍之相幸甚則黨異族以自戕其本支吁噉矣他日稱諍人又未嘗不曰某與某一家也嗟乎所謂一家者顧如此哉此無他名分徒存而情不相治故也
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以須臾雜

久則但相與耳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相與久則讐或勸之曰汝昔同胞也女兄弟亦自知之曰我昔同胞也然而無損於怨何也油然而然之情加以日隔之疎入以讒譖之言以堅其不可解之隙區區稱兄謂弟固無補也離合之際可畏哉

情以離而疎誼以遠而薄惟女兄弟更甚。

夫水有源塞其源則流絕木有本伐其本則枝枯祖宗者子孫之本源也而昏眊忽之常事弗舉精意不孚視神主一段木耳視邱墓一坯土耳本源是棄後何以昌吾身所自出薄若秋葉冷若餘灰與滅子絕孫何異乃美爾車裘華爾宮室懼樂爾妻子良心近死禽耳獸耳且賤卒貧家歲未嘗不數具酒食以宴

親友勸醉勸飽竭力盡權乃歲時生忌祠墓前一設牲醴焉仍
可以樂妻孥燕親友何所勞費乃視祖宗不若親友是尙得齒
於人羣乎是尙可笑談自若立於天地之間乎余故以此媿子
孫之厚於身而薄於祖者

五鼎羅列不能起父母啜一羹三醴奠酌不能強父母嘗一瀝
升降祠前徘徊墓側恨不一聲慟哭徹於九原故與其致敬於
無形不若承懽於眼見與其傷心於今日不若盡心於當時余
故以此愧子孫之厚於祭而薄於養者

祭時有此事亡如存之心者并亦少矣豈不可慨
朝廷法度是該遵守底聖賢言語是該聽信底鬼神陰譴是該
恐懼底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

富後不足記得那貧乏時病後不謹記得那危篤時過後不懲
記得那羞辱時困後不圖記得那悔恨時

凡人骨肉之好不終只要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又看得利字
過重義字漸輕故骨肉有所不顧耳

骨肉之漸疎不如外人之日親皆此故也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
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
離間之言休作過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
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
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
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

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蓋吾堂乎。戒石其在朝夕誦之。

顏光衷公鑑

有序 公名茂猷字光衷福建平和人明崇禎進士官禮部主事

天下雖有不孝之人而稱之者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於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泯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積習相沿不覺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爲之切實指點喚醒昏迷則父知所以教子子知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顏茂猷題

謹按人雖愚悍皆知不孝不可以爲人乃自少而壯壯而老習於不孝而不自知故與其正告以如此爲孝不

如反言以指其所以不孝之故也顏光衷公鑑一帙備言世間不孝有此數種存人知每日膝下所行多不孝之事庶幾有所醒悟而改悔焉

世有由小不孝習成大不孝者一曰逞驕二曰習慣三曰玩縱四曰恃恩未嘗無真性但驕則亡因而致怨怨則積久而生嫌漸見親恩之少益覺怨親之深矣是宜遇事提撕急急喚醒苦口警戒時時猛改勿謂親心仁慈我可自恕毋謂世情澆薄我猶勝人由偶爾之小不孝以漸成終身之大不孝也詳見人生必讀書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致干王法得罪天地縱親之欲反

言俗遺邦和
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名親得安平可謂孝乎

五刑莫大於不孝世多不孝之子而未見有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心本慈愛明知其子不孝不欲聞之有司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曲爲忍隱堂上吞聲飲恨怨氣所感是以里有不孝之子傳聞不孝之事咸指爲天雷所擊蓋王法或可倖免天刑終不可逃也

又有一種廣結納好交遊者捨堂上之聚順結友朋之交權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覬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

以養親爲辭營求名利及得志獲利鮮於雙親分上有些實

事士大夫清夜問心所宜猛省

乃父母之取厭於子孫者則亦有數種 一曰守迂闊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當思班白之老常在家門之幸所宜愛敬者也 一曰惜物力老年人備嘗艱苦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且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也 一曰苦尪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待老正在此時 一曰偏愛憎少子少女推給衣食不免偏護當思愛及童僕尙應體心况我同氣骨肉詎應推分倘於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

人知父母因衰老而取厭於子孫則益當體親心而無不孝之事矣

言化道夫和 卷一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爲子者易生嫌怨此當交心討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或忿累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如無事時也卑幼尙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

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構鬪其間卽欲消遣而不能暫時擺脫觸則復起幾忘其爲堂上雙親矣此仁人如弟不敢口無怒無怨而曰不藏怒不宿怨也清嫌有種浸入半句消咽不下遂至橫決矣

世有四種父母待孝尤切故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獨寡四曰貧乏父母壯盛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尙克安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楚傷風久病遍體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也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有孝順兒孫願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祖我母我者乘慣激潑翁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淒楚矣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夜饜晨炊猶罵嚼食紡績抱孫尙咒速死此數等老親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見勸化者亦應於斯更當喫緊云

又有父兄自幼愛惜子弟。釀成不孝不弟之習者焉。人之精神形色。都從雙親分來。試問在母腹中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原不曾有身。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無時無處不傍着父母。歡笑啼嗔。舍父母則一無所爲。合一堂的爹爹娘娘哥哥姐姐。那是爾恩。那是爾怨。那是我非。那是我。原是渾然一體。道後稍長。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跑跳的意思。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的意思。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遂漸漸與父母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勤破此機。挑他撥他。無事時則撫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對兄弟則戲之曰。我憐你。我痛你。便引動他妬忌。彼我恨了。便成同胞不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

曰。你得多。他得少。便引動他饒口貪婪。入人了。便成爭田爭貨的氣象。稍有哀啼。則慰之曰。誰惹我兒子。待我打他。便引動他狼戾。忍惡根。便成了背公圖狠的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兄亦不能有其弟。平日所引誘其子者。皆爲還向父母之具。房戶笑語之間。慣心習氣。難平難釋。父子兄弟。默窺其微。便不能歡歡喜喜。由親而及疎。積小以成大。皆從此釀之。噫。爲父兄者。固少防微杜漸之智。而子弟因此而不孝不弟。其罪更不可道矣。

原係撫摩幼孩之常情。慣語。不知不覺。却種下不孝不弟根子。孟母三遷。程母於幼子爭跌。皆叱責幼子。所以爲千古賢母也。

言俗遺規 卷上
有婢妾而爲生母者。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食同稠。之夕。少孤眠獨宿之夜多。正室賢慧。尙可勉強度日。若逢悍如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凌辱。辨一語卽嗔。犯分訴半句卽恨。教唆偶爾得胎。多万掩飾。幸而無恙。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及至得子。加意小心。動曰恃子放肆。子有疾病。懷保調護。勤苦十倍。尋常幸而長大成人。享有妻子田房。那復知今日受用。卻從生母血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爲子者當常想此情。居恒侍奉。盡心竭力。愛養發憤。立志勉圖。一日顯揚。以報半生辛苦。庶親心稍慰。子職無虧云。

至於後母而子更易。遭不孝之名者。非母之性皆好虐。而其子皆不孝也。後母於子分則親。而意多疎。子於後母意雖疎。而分

則尊。但婦人性愚多執。不曰恩而曰分。不能先施吾愛。爲子者又曰彼遇我寡恩。上下交爭於恩與禮之間。而不慈不孝之端由此而生矣。是在爲子者。常常念從吾父者吾母也。吾盡吾禮者分也。豈論報施哉。有悍氣戾性者。吾得以禮周旋之。禮不能動者。吾以情通之。情不可通者。吾以誠感之。敬之所以盡其禮也。順之所以通其情也。愛之所以致其誠也。子自托於骨肉。母有不以骨肉視之者乎。夫世俗之變。子不得於母。由於情僞。而心疑情僞。則天性隔。心疑則間隙。生子母不協。婦姑愈睽。凡辭色禮節衣服飲食貨財之類。皆足爲生嫌啟釁之端。果能小心以承之。無私以感之。至誠以格之。天下庶無不可事之繼母也。又有承嗣之子。於所後之父母。尤宜盡孝。如有不孝。其負恩忘

言俗遺夫不
義爲更重焉。雙親垂白而艱嗣孤嫠青年而守志不得已或以
猶子稱兒或於本支立愛或從襁褓相依在嗣父嗣母此生之
命脈精神已全屬承嗣之子矣。爲人後者割本生之愛奉撫育
之親續妣祖而答恩勤匪徒襲承祧之虛文享承嗣之資產也
每因立繼之後情事易遷聚順偶乖輒生嫌隙更兼細人之媒
孽旁觀之覬覦爲嗣子者全在平日之委曲周旋以至誠相感
不得以一言不合而生攜二之心不得以一事偶乖而懷怨望
之志不得以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而存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想
承歡膝下情必倍於所生盡哀盡敬喪祭慎終禮更詳於沒後
上追一本日篤念吾父之高曾下念貽謀惟求綿厥考之世澤
凜然於宗祧之攸關不暇計遺資之厚薄所謂爲後者爲之子

庶少酌嗣父母撫育之恩於萬一也。嗣父母情或中變此亦事
勢之無可如何必我爲之子者授之以隙漬之以漸不能善承
親意以至是也。惟有自怨自艾益致其愛敬之誠以冀吾親之
一悟不可謂天下有不是之父母也。再無後之人最堪憫惻律
載義子及女婿爲嗣父母所喜悅者許其相爲依倚不許嗣子
用計驅逐所以卹然獨而軫無告也。雖異姓不可以承祧而義
子奉侍日久服勞已多於父母之疾痛疢癢必能體恤不忍遠
離又親生之女乃嗣父母一點骨血彼既無子倍加憐惜亦人
情也。爲嗣子者尤當體父母之心爲心貲財宜推讓田產宜量
分往來交際之間情文宜兼到父母有厚待姊妹之處悉遵親
命毫無閑言其待姊妹之夫與外甥兒女輩如同胞骨肉之相

愛則謂可能順親心不愧爲人後者矣倘有繼嗣之後嗣父明年有子爲嗣子者更宜欣喜調護相親相愛以同胞骨肉視之我既幸吾親有子親更樂幼子有兄彼此相安相樂豈非家門之慶事倘稍有圖佔嗣產之心而生妬忌殘忍之計則致恨於嗣父母更得罪於祖宗矣此則不孝之尤甚者未可謂本非親生稍爲寬貸也

人當晚年自揣得子甚艱莫如及早立嗣以杜後來紛爭更宜于嗣約書明向後晚年生子或妾生子亦不歸宗同分財產在嗣子相依既久親愛日篤幾同屬毛離裏不復作離異之想并杜忌嫉之計竊見世之多子者未聞以子多分產爲慮今既艱於立子又止許一子占產不許兩子分產何其謬

也况當無子而求嗣旋因得子而棄去於心安乎於義順乎律雖載有子歸宗之文究無嗣父有子嗣子不可不歸宗之文世多執此遂有無子則求繼惟恐不得及至有子則逐之惟恐不去親族多不相服嗣子亦不甘心大非聯屬嗣子保愛幼子之道予以告嗣之案多斷令并留不斷歸宗誠有慨乎其言之也以此立義然後可以責嗣子之不孝於嗣父母及不容於幼弟之罪

周公謹曰武平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寘捕者以藥矢斃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乃以乳汁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捕者取其皮痛鞭之子極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以皮否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不孝其親者猿之

不如也

兒孫自有兒孫福父母方知父母恩

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 明
明開眼作夢急急回首是誰不必存意外想只可作如是觀

賀陽亭雜著

公名時泰字叔交號陽亭江夏人甘貧樂道教子義方爲相國文忠公逢聖之父

謹按人之學問志節以自幼得於庭訓者爲最切亦以
從艱難困苦中來爲最真江夏賀陽亭先生家貧力學
規言矩行課其子文忠公逢聖志節矯矯及文忠公貴
顯入相持正不阿於父訓不稍差池當時傳爲美談所
著思聰錄人模樣作師編蒙養條規詞不多而語語從
閱歷困苦而得益信文忠公立朝丰采淵源有自也今

於諸書中錄其居家居鄉之可法者以補訓俗所未備
焉

士人讀書擢官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閭間些小氣
必爭些小利必就自待甚輕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之士思量
我既作秀才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貪圖小利必不與小民計
較無論利名卽位極人臣益當浩浩能容坦坦無欺俾鄉里可
敬可愛後世可法可則纔是充滿作秀才之分量又一等自恃
明第家中些小事使欲逞客氣說支持門面不知門面所以大
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支持門面不過刻削元氣結怨鄰
里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寒微之家有驟興者必是先世積有陰德而自己心地好志氣

言修遠矣
好所以能有今日世人以爲驟而不知先世之積德非一日矣
若視爲今日驟起回憶先世苦寒不如意之入之事今日思量
報某警明日思量報某事快某忿鄉里側目則元氣損傷立見
其瘁矣

崛起之家最易有此設想不知祖宗積累而興之甚難子孫
乘勢而敗之甚易可懼可惜

子弟必有知賢愚不肖之不同順其性而教之使各適其用足
矣何必強之使一且性已生定強亦不能從徒兩若耳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

導性導其義理之性非氣質之性也廣志養材廣其可以有
爲之志養其可以有爲之材鼓氣毋使委靡而變遷也攻病

先攻其大者次攻其小者長善救失四字不可缺一所以人
樂有賢父兄也

李惠谷云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
疵即可規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邪他日自能成力何必勞
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邪使其不肖他日必致敗
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邪縱不能蓄
儲以爲憑藉之地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廼有明見
其子不肖猶挾兎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
覆有不待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廟之他人矣

自童龀就外傳已讀大學大學條目蓋有八者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今之宦遊皆曰治國皆曰平天下然則八條目獨此兩者

言作遠矣
為有位者之事。其餘六件。生人一日不能無者。顧可徒溺章句而廢焉不舉乎。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作文又只是讀書中一事。

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呂新吾曰。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古今因革識得透徹。却以獨得中。正道理消之。

此尊德性而道問學功夫如此。讀書自歸實用。

凡議論非諷刺。亦非空言。偶有見聞。感觸利害。不眩於前。是非易於著見。一切回護。遷就胸次。盡無或商確身心。或辨難經史。或區處政教。或匡正事體。自是詳悉穩妥。若論之。欠記之。熟應事時。種種義理。相逼而來。小大常變。皆可從容應之。事有成績。

過人遠矣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曾體認否。

子弟於讀四書時。先將此幾種人如何如何。明白指點將來。法戒便有分曉。不至悞入岐路。

事都是古人做過言都是古人說過。後人只在擇其善者而從之耳。

李日宣巡按山西與七子講學曰。後世學術吏治之病。總是一箇虛字。故欲以一實字挽回之。又只是一箇欺字。故欲以一箇真字喚醒之。每於會中。諸可在側多士在前。必先以一段真實不欺之意披衷相告。然後隨講書隨問學。而次第闡發之時。復

相勸勉。軫念民窮。戮力時艱。以不負所學。不負朝廷。是爲醇醇。諸人士有點頭會心者。諸有司亦正色改容。以此知天下惟真實足以動物。此舉也可以訓士。可以課吏。並可拯世。卽此是任。卽此是學。更無兩事。一切紙上月露。口角龔黃。皆畫脂錢水。無裨於用也。

釋氏以意見爲障礙。象山諸儒多附和之。予謂意見何傷。私意偏見不可有。若誠意真見。又安可無。無誠意真見。何以爲學。何以爲人。

好觀雜書。恐分精力。但雜書中亦有足廣識見。警身心。未嘗無益。在觀書者擇取而善讀之耳。

湛甘泉曰。貧賤不薄於骨肉。當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

收拾人心。必原於祠廟。世降俗偷。人忘其祖。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艷麗。以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聽其鄙陋汗穢。可勝悼哉。

命運怨天。墳墓怨地。相貌怨父母。何不自怨。

世人有不如意。無不怨者。怨天怨墳墓。並怨父母。獨不肯怨自己耳。

韓琦謂王安石。非宰相器。上問何以知之。曰嘗讀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此至論也。忠獻公在政府。旌別賢好公爾。忘私。有回天之力。無食天之功。可謂不負所學。

所在地方有好學篤行者。一人爲之倡。率化誨。嗣是有志之士。

讀書論世接續而踵行之自然義理常明賢才出風俗美。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擇里以仁為美匹夫為善可以化鄉人皆此義也。

世人責備士大夫曰好不明理下不明理字最當蓋既為士大夫未有尚不窮理者也責備庸眾人曰好不曉事下不曉事字最當蓋庸眾但能習夫事耳庸眾人無責矣書儒其自勉自慎以道此不明理之誦乎。

學問自然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之心與必人之我用皆不是也。

人心不古天道好還

法禁宰牛原為孳生者多耕農易於置買益民甚大非止以傷

殘牛命區區為一牛作訴詞也

白飯細嚼嚼致糜爛咽之滋心液腹味無窮益亦無窮。

讀書作事無不如此呂新吾呻吟語云飯休不嚼便說話休不想便說可以參觀也

陳士賢遇格言即手錄於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釘

一小冊凡書有寬字者即錄之呂東萊性亦隘讀論語至躬自

厚節遂悟從緩三先生皆自知質性未純而善變者。如此讀書方算得變

化氣質餘可類進

仕者原以利濟民生為事但不可曲徇市恩傷大體卒歸小

惠治道不足觀矣。

賣菜傭擔菜以市向晚檢點餘得數錢沽酒市脯仰事俯育稱

爲受用。誠受用也。吾儒腹笥五經筆抒名理。一生受用不盡。何至一人不能處一事不能辦。一事不可行。以視此傭。赧當何如也。

世之人惟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四者爲切於人。君臣之義以爲獨縉紳家爲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也。古人有言曰。食我者君。治理我者。君之法。試觀天下之人。強不得以凌弱。眾不得以暴富。富不得以欺貧。貧不得以擾富。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之遷。無適不可。皆賴有君也。是皆於人尤切也。惟人不知其爲尤切。故不知所以效其忠。卽宦遊士人。惟以爵位之及。稱爲感恩圖報。殊不知克躬厥職。忠也。各勤職業。亦忠也。輸納賦稅。亦忠也。效順朝廷。亦忠也。卽不犯有司。亦忠也。君恩與父母齊等。

忠義兩字。自三公至齊民。皆不可後。特顯晦之迹不同。小大之分有異耳。此君臣之倫。所以冠乎四者。而可謂其不切哉。

看得君恩於民。隨處皆是。民之效忠於君。盡義於君。亦隨事皆是。眼前三至理。指點親切。喚醒愚氓。

蚩蚩小民。耕田鑿井。忘帝力於何有。此特形容王民。皞皞順帝。則於不知者耳。論民之於君。實有不能一日忘者。傳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孟子曰。大人勞心。勞心者治人。又曰。教稼。明倫。勞來。匡直。聖人之憂民如此。則君不能一日忘民。民豈可一日忘君哉。天地生萬物。天子養萬民。天地有憾之處。如雨暘失時。則爲之修省。祈禱。年不順成。則爲之發帑。軫恤。無事則籌積。貯備。荒歉有警。則緝奸匪。以靖

言俗遺去
地方民所不能必得於天地者皆可望救於君且農桑畜收井
井區畫孝友睦姻諄諄勸勉民所望於父母之訓誨而不能盡
者皆可以得之於君且戶禁私派永豁窮下蠲租減賦驅除匪
類保全良民胥役不擾鼠竊潛消豪強斂迹勢宦不行凡官司
之興利除弊無非君之令行禁止田夫野老雖日戴天而不知
天之高日履地而不知地之厚舉其大者曰不在昊天罔
極中也。

農工商賈不見九重宮闕

庶萬民之眾得以相安相

樂以恬以熙羣享太平無事一無者何一非大君之賜哉勞農
勤相之舉行水利河渠之興修魚鹽山海之公其利時使薄斂
之著爲經爲民開衣食之源時食用禮等威上下之有制爲民

節衣食之流爲之條教而與孝與弟爲之誥令而節性防淫親
親長長之各安其性鼠牙雀角之各釋其事害至而爲之禦患
至而爲之防鋤強暴以安良善收武備以固疆宇擔夫牧豎鰥
寡孤獨疲癯殘疾毋令失所事事皆帝力卽人人沐君恩也惟
願芸芸而生者咸知君恩而油然而生愛戴之心肅然起忠敬之
意農工商賈各安其業早完國課守公奉法不作奸慝以干刑
憲不逞私智以亂王章敬官長所以報君恩凜國法所以酬帝
德君之養民如天則民事君如事天錫福者君玉受福者萬民
也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有君臣
之義以上三條出
言行彙纂

世風不古民情漸薄感君恩而圖報稱似祇為居官受祿之士大夫言於小民無甚閔切也賀陽亭先生發明小民於君臣一倫甚切王朗川所纂三則尤為周至附錄之以曉愚氓六諭賜言曰拜佛朝山空勞奔走不若堂前孝順父母老者官人見他須讓不謂之曲尊敬長士長土生姓張姓李總是一家和睦一里 光榮祖父與起家門沒有別法教訓子孫士農工商皆能成家妄想無益各安生理 快活一世全不受虧若要如此毋作非為

六諭賜言鄉民最易動所賀文忠自幼熟聞故入相後以此致啟於父母官及鄰里親族也

陳容駟曰士大夫或累代科第或崛起發越不再傳而凌替說

者或以為風水或以為陰德事誠有之究其實而可據者則在子孫之賢否而子孫賢否尤視乎祖父之貽謀何也子弟之習尚視乎父兄教身教為先所謂留好樣於兒孫也

仕宦之家其子弟更有異隨父兄宦遊見聞不患其不廣人事不患其不熟議論不患其不高然虛驕之氣未盡去也夫門第之不足恃也久矣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人之責備較他人為倍嚴蓋門高則驕氣逼人族盛則人所共忌少有微疵眾共指之必其學能如勤行能加勵僅得比常人耳

人情於子弟魯鈍則憎惡之俊敏則愛惜之不知魯鈍者猶不敢有悖慢之心或可免狂妄之行惟聰敏巧慧者才足濟惡貴益長傲人以為可喜我正以為可懼也倘不預加防檢禁絕浮

言後遺規 卷一
三
諛則傲誕之氣漸長謙謹之意絕無溺愛過甚人。人從旁竊笑而進見時反稱頌不已誰別於貴人前言其子孫之不肖更或目以子孫爲賢以人言爲誣雖彌天之惡祖父既不覺察母氏又曲護其短是故克羣小以凌人飾浮僞以致詞顛倒事理曲庇犯法卽因家世餘緒可得一官而凌虐傲慢縱情敗檢旣乖家訓必干國法故共叔之死毋實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也論謀之善何如朱文公言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劉元城云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故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善自少律之以嚴繩之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矣

子孫秉賦有明昧有厚薄擇其動敏者勵之以詩書嫻之以禮義教之以謙退迪之以忠君愛國之大義覺之以論理論治之格言俟其確有見地然後出而用世爲國家宜猷樹績庶可報國恩而振家聲其資質庸下者使之耕讀鄉居可也無慚形影方爲學欲砥廉隅正在貧得意時少說幾句會心處多讀數行

士君子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傳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戶牖不掛假山水書室常懸真地圖

假山水景致雖佳不如真字圖卽近知遠不出戶庭而知天下情形所以貴於左圖右中也

高深甫尊生箋

公名濂字深甫
浙右杭州人

謹按節飲食以養身省嗜慾以養心皆所以衛生而惟恐其損傷故謂之尊生也高君所著八箋本為修養家說法而名之曰尊生正合衛生之義今所錄者雖兼及釋老家言而於聖賢誠中形外之理正心修身之道意可參觀理不相悖學者即此可以得衛生真諦毋以其為修養家言而忽之未載處境濟世諸條尤見心無愧怍有濟民物非釋老之談元說空比也

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心境何等平靜

世人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事即怨天心忿志勞無一時之寧泰是豈安命順時之道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心不可不憂

二條該括聖賢修身立命率性修道之工夫絕非釋老空寂

放誕之異論

佛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聖賢隨遇而安何有苦樂逆順之異苦樂逆順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此即素位而行之境地無入不自得之學問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吾人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限者命也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則常不足惟介以植內和

以應外聽其自來以安命也

泛交不若寡交多求不若慎守

人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
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
吐睡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有所見
夜必夢擾日有所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此皆
因心而生者也人可於靈君使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乎
病從心生咎皆自取此卽聖賢內省不疚養心莫善於寡欲
之義

惡人害賢猶仰天吐唾唾不至天還墮自身

惡人害善人還以自害仰天吐唾之喻甚精切

人居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必得之心則有得無
得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卽
少憂不積則無失迹雖同人心常異俗

寒山子曰修性之道除嗜去慾蓄神保和所以省累也內抑其
心外檢其身所以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
推於人不善歸己所以養德也功不在大過不在小所以積功
也然後內行充而道在我矣

益州父老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
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若無病則五臟六
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北宮子曰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

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怡然不知其爲貧也

嵇叔夜云服藥求汗成有勿獲愧情一發盎然流溢是皆情發

於中而形於外也因知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

疲神不疲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窮怨天者凶

文中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陳山人道遙說曰治亂運也賢否道也壽夭數也遇不遇時也

世有才智不相上下而所遇頓殊覽此足以目慰

東坡居士曰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

可損可不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袁氏世箴仕者事上官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如親賓同僚慈幼少恤耕役如百姓御奔走使令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不同者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微物以其無智不能庇身以其不能言不能告訴因謂物之貪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辨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鵲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美食蚌蛤蝦蟇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

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大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味入鰓魚造膾欲有經紋聚岸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炭炙鷺掌血積掌厚祇求味美罔知造孽互相效尤以爲飲食合當如此深思痛念能不驚懼

佛言受卽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惟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

救災救難不如防之爲易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爲吉今人不思防之於先而思救之於後不思避之於先而務藥之於後何見之左也

君子之於善也無小而崇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從善是藥餌也有德者雖處幽陷不敢爲非雖居榮祿常虞爲惡外無殘暴之事內無疾病之侵矣

象山要語曰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計當自見爾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守拙則可悔之事少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貧須要禁著心良田于頃日食二升大厦
千間夜眠八尺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慾

瓦盆注酒與傾金注酒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
遊也松林結簞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
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如此則貧賤富貴
可以一視矣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眾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
故人知之者寡

故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顧東橋公著左右二警詞左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
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右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
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智以

示拙

崔子玉座右銘曰毋道人之短毋忌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
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毋
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洵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
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
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

言作進夫不
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
難必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
樂簞瓢百世師模紉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
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龍舒居士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微細
等物不問大小或祖傳於已或自己營爲而得或子孫或他人
爲已積累而得色色無非已物窗紙雖微被人搥破猶有怒心
一針雖小被人將去猶有吝意倉箱既盈心猶不足舉眼動步
無非着愛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
掛懷一日大限來到盡皆拋去雖我此身亦棄物也况身外者
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莊子云有大覺者然後知此其大夢也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謙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慈和患生於多
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服莫視他非戒口
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
于已事莫妄爲尊君王孝父母禮賢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
順物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
聰明莫昧暗算計失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
守之在志爲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
歎可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人生太閒則邪念縈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
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言作道夫不
治家最忌生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
必生奢男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
不可再往

俗情濃豔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開得下
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
則俗胡文定公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

讀書不學聖賢爲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尙
躬行爲口頭禪富貴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

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總看得數者皆道理所當然職分所當盡不然非意見之私
則徇飾之念皆於官箴有忝

饑寒所逼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
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
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有奇窮
做人無一點真懇念頭便成箇偽字事事皆虛涉世少一段靈

活機趣便是箇木人處處有碍

言作述考一
逆我者只消寧耐片時便到順境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忍亦有辨畏勢而忍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忍者是真能忍也

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所憐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好

未叔元曰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聰明本是陰隲助陰隲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隲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向於壁間見此四語不知何出細玩有味可以喚醒世之自逞聰明不講心地者矣

有問明道先生神仙之說有諸曰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

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餘干詹應之自小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百家言

及先儒治心養性之學曰吾之身存乃得以究吾之學則道家

所謂留神保氣者不得而畧也或曰子儒者從事如此得無聖

門所不取乎應之曰人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

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理與氣豈二物耶吾所謂養

其生者非獨以啻吾氣也欲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

也鄉黨一章其言服食起居之法甚備非以安其身者固所以

保其性與惟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於是

言作遺教
卷一
三
為不同爾

真西山有衛生歌卽此義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可以延壽強壯者恃其強壯恣意傷生則禍可立待豈非命雖在天而立命在已歟。

人咸以無病無事為福究而論之病不可多耳亦不能無事不可多耳亦不可無固有因無病則流於縱肆無事則狃於怠荒者矣時有病則知所做戒或有事則有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槩以無病無事為福也

鄺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問真空寺僧治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有三

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得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釋家清淨說法卽儒者養心正論官場對症藥也。

干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周全骨月買命放生不如存心戒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干般計較不如本分為人

多行陰騭事莫作身後冤陰騭不在修寺設醮誦經念佛也在

言俗遺規補 卷一
自己不肯昧心欺人當惻隱處勉力行之利濟人物但行濟人之事不可存望報之心

行善不求知濟人不望報所以謂之陰騭眼前作惡卽身後冤也周蓮峯曰仕宦勢豪家尤多此冤

爭名利要審自家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拉扯之計

曹月川搆勤苦齋書其戶曰動勤勤不勤難爲十上人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不喜動顏色問其始末記念不忘有稱人惡者佯若不聞或舉言以沮之終身不以語人

韓文公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

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凡勸人而使人有所感動雖無奇功久必有效

世人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世並不塵海並不苦彼爲榮利纏縛自尋塵苦耳

知足歌云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疾病苦康健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安居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終日自覺蹙本是無事人討得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缺衣食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惹得危險辱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有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

言作道夫和
卷一
知足

湖南山中農家壁上有詩四絕不知作者爲誰意甚警策一日
鵲噪非爲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聲中二日耕牛
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日翠死因毛
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日雀啄復四顧燕
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壁上詩句書者無心看而動念未必無益是亦以善及人也
若滿壁淫詞亂道者作孽亦不少矣

王伯大四留銘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
子孫

寇於公六悔銘宮行私門夫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
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陸平泉方便名言人皆要便宜我獨學喫虧非人皆伶俐非我
獨癡呆我使人不便我宜人不宜誰人肯喫虧循環相報施縱
人不還報彼蒼安能欺我見便宜者往往多喫虧身命多短折
子孫隨式微挾智逞詐術乘權恣營爲那知冥冥中盈滿禍相
依我見喫虧人往往多便宜知白務守黑知雄務守雌那知冥
冥中謙虛福所歸使人乃自便宜人乃自宜命緣本淺薄積善
天可移若復造惡孽凶禍當益滋如彼富貴人更須學喫虧同
生天地間我獨享榮肥須有大功德可以留天禧卽如尋常人
福澤難久居况復愛便宜鬼神將矚之近身遠見孫悔後將安

言作遺夫不
追我勸富貴人更須學喫虧。

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煩。尋方便在敬老光
景逼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解紛羣小喜相構調和仗
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鑿彼覆盆冤周全脫羅網。尋方便在
憐才美哉後來倘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
啟龔須勤劬。尋方便在恤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
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
雖已朽淤魂寶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誅良民

言淺而義該人人當行時時可行於居官尤切。

勸世人九不得云好事本該做私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

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間里不和睦人情恕不得王
法鎮乾坤犯了饒不得田園千萬頃惹禍保不得銀錢堆滿屋
臨死帶不得靈前陳水陸一箸動不得命運不作主却也強不
得

陳眉公醒世三十六語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命裏有時
終須有鑽甚麼。前途止有這些路急甚麼。不禮爹娘禮世
尊諂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戀
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愁甚麼。奴僕也是爹娘生凌甚麼。
當權若不行方便逞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丹
筆殺人終自殺唆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
古無憑據誇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如甚麼。前生作孽今

言作遺夫不
受苦怨甚麼 補被遮寒暖卽休擺甚麼 纔過咽喉成何物
饑甚麼 死後一文將不去慳甚麼 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
麼 聰明反被聰明悞巧甚麼 虛言折盡平生福謊甚麼
贏了官事輸了錢訟甚麼 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 人世
難逢開口笑惱甚麼 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 十箇下場
九箇輸賭甚麼 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 治家勤儉勝求
人奢甚麼 人爭閑氣一場空恨甚麼 惡人自有惡人磨憎
甚麼 冤冤相報幾時休讐甚麼 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
世事真如一局棋算什麼 誰人保得常無事誚甚麼 穴
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 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卜甚麼
語皆淺近最易動人故曰醒世

劉念臺曰爭忿最難忍若忍得過去却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
致患禍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爲歎息已也
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骨已朽矣分一二日
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以善門難開
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
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
則止何慮其不繼也
問欲救人而財物不能奈何曰救人不徒在財物或待白其冤
或解釋其事或以一人倡眾人或以此勸掖富貴有力者爲之
皆救人大德也

節吾一日之肥其以飽枵腹其爲肥甘孰大焉省吾一衣之文繡以蓋裂膚其爲又繡也更美焉減吾一事之玩好以濟無聊其爲玩好尤佳焉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慮奈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不了了之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身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前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隨遇而安不弄巧不強求皆了心之謂也

人只言人心難利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命由心造今人多將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以爲左券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該富饒者自致豐亨食用不必經營也一生無福者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命章令人曠志失業不加修省何其拘泥不通也是猶炊飯待火而不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夫子罕言之

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秤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

相傳爲東嶽帝語

語甚警切足以喚醒愚惑

言作遺邦
常與一老布衣平時好狡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云心中無半
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隣人嘲之續其下云心中無半點事兩
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聞者皆笑



先祖父性最喜人讀書鄉鄰有子弟能讀書者輒愛而敬
之以鍾珂資性於讀書為近垂愛異諸孫不欲以家務紛

心期於有成也歲辛酉倖邀鄉薦待銓縣令方以隨侍

家大人未敢就職而學無心得業無表見每念祖父期

望之殷家大人庭訓之切時增慚悚癸未夏家大人

奉

奠都擢官京職長孫蘭森奉職編修隨侍左右乃命鍾珂旋

里經紀家事年來檢閱家中所儲書籍於先儒語錄中有

益於人情天理日用論常者叅之鄉土民情型家勵俗適

相昭合覺型家居鄉應酬交際無非學問手錄若干條寄

呈都中家大人方輯補訓俗遺規就中採取卽以附刊

焉撫陳編而如揭愧負教之孔多因所已知勵所未逮
鍾珂謹識

訓俗遺規補目錄

卷上

呂新吾雜著

顏光衷公鑑

賀陽亨雜著

高深甫尊生箋

卷下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王朗川四戒彙抄

耕讀堂雜錄

王文山紀綱故事

訓俗遺規補卷上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理

孫蘭森同編校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公名英字敦復號圃翁安徽桐城人康

熙了未進士由翰林官至
女華殿大學士論文端

謹按周書云聰聽祖考之懿訓先知稼穡之艱難蓋祖
父閱歷艱難子弟席父兄之勢安常處訓漸忘艱難困
若之事至於田土稼穡則尤視為鄙俗事而不知務矣
張文端公所著聰訓齋語恒產瑣言無非望子弟恪遵
先訓却稼穡艱難為之耳提面命今者仕宦盈門已歷
數代而其子弟皆樸純謹厚一秉祖訓未見有虛誇浮

言作道去存
靡之習此海內所共推也至於文端公及文和公兩世
相國處世悉謙和居鄉惟崇篤厚官場恬退學術純
雅見於政事文章者不可勝錄錄其教家涉世諸條爲
今之官族勸隱宦族如此士庶之家更當勉矣故以補
於訓俗也

閒適無事飽煖衣食鎮日不親書卷心思無所棲泊勢必神情
顛倒妄想生頭處蓮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也

不讀書者心中無王見識不廣故有此患

自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
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卽如東坡先生當時憂讒畏
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地又如

曰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餓此皆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
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永釋若不讀書者
但見我所遭甚苦怨尤日積嗔怒不寧其苦更甚故讀書可以
增長道心爲誦養第一事也

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
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
跼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
樂

安寢乃人生最樂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
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何以消爲
入夏早起天地清旭神清氣爽有事可爲失之可惜廢時失業

言作進夫不
人不之覺耳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童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家長晏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

向晦休息晝夜之道人事之常有事不暇假寐情非得已夜何用消且一日之計在於寅俾晝作夜神昏顛倒不祥之象居家居官均宜戒此

人家童僕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乏用太多則彼此相誘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主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

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為非也

宦後僕多勢難使之枵腹服役各有營業庶幾衣食不缺不至於倚勢非為亦足備緩急之用不至於流落逃散

昔人論致壽之道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常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老氏以儉為寶不止財用當儉一切事常思節省約之義方有餘地

珍異之物決不可好磁器尤不當過求精美磁佳者必脆薄一醜值數十金童僕捧持易致失手朋客歡讌亦鮮樂趣此物在

言作述夫不
三
席賓主咸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蓄從來買禍招尤尤所不免

賈異物而賤用物作無益而害有益皆好古玩者之感也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葷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細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焦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我坐起也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服役價已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無論物力不及卽反亦不當爲故深以爲戒。

惜費之事小惜福之理甚大

子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

絕無酬適之趣不者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六旬之期老妻禮佛因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予笑而許之京官優賜一日酌應糜費祇見其苦未見其樂也至於鄉居若有稱慶演劇之事近村男婦老幼羣赴一場廢時失業本村款待費累更不可言莫如將演劇之費置衣推食以濟饑寒之人如有九或將應收橋路獨力收葺永利行人其爲慶祝也不更大乎是當師文端公之意而推廣行之者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也夫高位者責備之地怨尤之府利害之閑憂患之場謗訕之的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

言作進夫利 卷一
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惟使已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
恣視之此處貴之道也 夫人厚 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
之怨望童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刦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
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
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
之富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澹而不必深伎以累心思
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儉於居身而裕於接
物澹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 子孫之累尤多少
小則有疾病之累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
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
孫展轉無窮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

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
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
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
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
人當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
之數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
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子孫之道也
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
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
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
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

言作遺夫補 卷一 五
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

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噎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
洵為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

不慎便脫 推而廣之 其義無窮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予偶以忌辰著
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予急易之雖不識
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為有益人
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其人必為天地
之所佑鬼神之所服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世家大族稍能謙謹儉素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
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里閭之間信世俗之言

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
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
謙之理自言只聞忍與謙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謙翻
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受得小
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於喫大虧凡事最不可想
古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之所共爭也我一
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
乃終身得便宜也

世俗謂讓入則人欺之有尊長戒其卑幼無多讓者極為亂道
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為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
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

山谷遺見有 卷下 聽訓齋語 五

言從遺夫補 卷下 六 堪遠堂
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眾射之的也羣妬
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
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
彼彼顧肯讓我不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卽有拂
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願以此爲熱火世界
一帖清涼散也

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畧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
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
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
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齧於此而豐於彼理有乘除事

無兼美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

恆產瑣言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
可得也後世既得給價書契而買之矣國家版圖聽人畫界分
疆使後人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斷不能爲他人所有深
念及此其不思所以保之哉

天下之物有新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藏獲牛馬服役久而
老且死獨田之爲物雖百千年常新卽農力不勤土做產薄一
經糞溉則新矣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
者可以使之潤勤薈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
朽蠹頽壞之慮是洵可寶也

予與友人陸子洵若談及謀生之計陸子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我雖在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田產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長短不一易有爭較之事佃戶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慮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厘商賈之佼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筵榻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需體塗足

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使稍有知覺當不忍於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而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而趨千頃萬頃可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卽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之家

言仁之夫不
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比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些
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
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家蕩費者無論
愚弱者不能行即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

人思取財於人不若取財於天地余見放債收息者三年五年
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已曉曉有詞矣不然則怨於心德
於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於一
時稍裕則不能矣惟田地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
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
種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而

定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
無竭歡盡忠之願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
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涸利之咎不勞心力不受人忍疾

田產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爲之其根
源本在債負債負之來由於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
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用度不經者債負之由
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
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
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

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於小處之不謹月計
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此外則有賭博狎邪侈靡其爲敗

言化式夫和 卷下 九
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
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供
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

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頓而爲鬻產之
事惟一遇兵燹水旱則必逃亡逃亡則田必荒蕪此時賦稅必
多而且急數端相因而至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此
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必至之勢也然天下亂離日少太平
日多及其平定則產業既鬻於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錫矣
此時當大有忍力咬定牙根平時少有積蓄或鬻衣服或鬻簪
珥藉以宗糧打疊精神招佃闢墾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
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

夫爲殷厚之家譬如熬過隆冬沍寒春明一到仍是柳媚花明
矣此際全看力量

產不可鬻而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善經理付之童僕之手任
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
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
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累身之物且將
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
而可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
二一在擇壯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良
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畜洩有方古
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

言作是夫和
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蓄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揀則揀。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人家童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体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童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童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於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在其高下。此積弊陋習不可不知。

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葱鬱。此皆主人童僕力

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第一要務也。

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於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士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與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爲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性情見識淺陋。每徼倖於歲之多雨。而不爲預

備童僕既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
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做租人日少勢必鬻變此與水利爲第
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去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
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示一次不
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
嫌於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
勤惰耕種之早晚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治田
善否以爲優劣第三當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
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谷時值之高下期於真知確見若
所童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

陌童僕糾諸佃人環繞喧譁或無稻種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
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匆遽而歸問其疆界則
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
知何益之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

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
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
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暫時之榮寵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
弟有三二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三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
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
會之事種種皆取辦於錢豐年則谷賤歉年谷亦不昂僅可支

言仁道夫和
吾或能不致狼狽况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人可以供
入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
於山可以經旬累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
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
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
囊無餘蓄何致為盜賊所窺

鄉居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若不
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
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為循環可久可大
豈非吉祥善事哉况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
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尚有遺利可

收不止出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王朗川四戒彙鈔

公名之鈔號朗川湖南湘陰人老而好學纂書勤世

謹按酒以合歡享神禮不可廢嗣續生育色不可絕自
衣食器用以致養生送死均不能不資於財雖有仁義
之心大節所關非氣不能振興而力行也是酒色財氣
四者雖聖賢不能無亦禮教所不禁而世人之陷於刑
禍亦多因此而起王朗川之四戒彙鈔極言四者之足
以為害而總歸於四者之不可不戒戒於平日尤戒於
臨時戒於耳目之地尤戒於不聞不見之隱庶不致任
性而迷縱情而流此理欲之分即人禽之別也若竟以
此為必不可有過高矯情轉阻人改惡從善之機故即

四者之不能盡絕益見成心之不可稍懈矣

觀於酒誥知古人垂慮之遠。一獻之禮賓主交拜終日不醉防酒失也。世人嗜酒無厭失禮喪心罵座臥衢凌上犯法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疇商賈喪貨甚且損肺腐腸喪命亡國范魯公戒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曹月川詩曰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

病以酒致神以酒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以酒倡與其既醒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柔弱之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宜審者酒泄之事宜急者酒懈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病者酒佐之鬪有癡情者酒益之狂皆爲酒所使而不覺也

酒無人不當戒亦無事無時不當戒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利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值孰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仍復昏迷故稱暗昧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造酒粒米皆從農夫血汗點滴不易狼藉酒漿必爲造物所忌此飲酒折福之害也。清心治事極其明當一至酒醉神思迷離言行顛倒此飲酒昏志之害也。流連杯酌罔顧正業此飲酒誤事之害也。一人飲酒可供數人食用此飲酒浪費之害也。醉後使酒罵坐生事惹盡洩平生之機謀更種他日之隱禍此飲酒肆言之害也。嚴寒酷著貪杯不散賓主服侍厭煩勞苦暗生咒恨此因酒招嫌之害也。多飲嘔吐昏迷次日滿悶吞酸精神損

而腸胃傷此飲酒致病之害也更有大者酒醉之後不畏王法不顧倫理昏沉放肆生災惹禍及至醒後悔已無及身亡家破而王法不因酒醉寬饒此飲酒殺身之害也
陳成卿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邪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大和湯謂之忘情友不能節者謂之迷魂湯謂之柔魔甘毒
耽翹襲者沉飲爲長夜之歡呼盧傾百斗之樂既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肥甘羅列既飽矣乃啜茗以疏飽既任情於醉飽又憑茶葛以解醒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直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何不適可於前節飲食以養生惟酒更甚

子弟幼時總不令飲酒到大來不戒而自不飲矣每見父母舐犢之愛自幼誘之使飲縱之暢飲及至長大遂不能禁其不飲每於逢場登席獻酬豪舉自以能飲爲長因而失儀亂德多言僨事或強詞奪理戲謔傷人皆酒所使也由是習與性成卽不赴席延賓亦以杯中物爲不可少性本聰明而讀書之智以酒而昏材非愚蠢而奮往之神以酒而惰所謂如醉如癡醉生夢死者皆自嗜酒漸漬而成此時父兄非不嚴加叱責親友非不互相勸戒而沉湎之深已成錮疾雖發誓自戒不數日而流涎難忍矣

人於二十以內嗜酒貪杯則志氣昏惰一生進步有限迨五十以外飯可一日不食酒不可一日不飲則酒已成疾必以酒癆

而死歷數可見無一免也

王肅家誡曰主人飲客視客半醉卽宜撤酒進飯必令強飲非敬客乃害客亦害客也倘醉而留臥則防夜起種種不便常有渴極誤飲泔水傷命者醉後欲歸則需遣人送至其家常有途次傾跌墮溪死者

不但好飲者當戒強留飲者亦所當戒也

有爲主人強其多飲者則出席長跪稱父兄之誠以力辭之當

無不可辭者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

以上酒戒

夫婦正也然亦貴有節若云正慾非淫則家釀遂不醉乎且生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恣情無度多成癆怯甚至天亡累婦孀苦當思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數月內種却一生禍根

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

夫婦之道大倫所係續妣祖而奉翁姑勸內教而成家業原共專爲淫慾若不加樽節儘足喪命夫婦偕老豈非至樂與其不恤身命致殞青年何如保此微軀求諧白首尙其慎之於早無致後悔莫及

不曰禁而曰戒其義如此

古人四十無子然後娶妾止爲嗣續計耳若既正室生子則妾便不當娶蓋得新忘故不獨有負糟糠而少婦老夫亦且難言伉儷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卽擯棄視女子之終身有同兒戲房幃輕薄自謂風流豈知色未衰而愛已弛閨怨最堪憐憫年方少而情方熾苟行不及防閑尙

其痛鑒勿恣荒淫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絕嗣續傍一妾云訣我輩卽陰禍也卽遣嫁數人留者生子

邁年身擁多妾誤其終身妾不敢言人不忍言故曰陰禍留者生子此亦寡慾多男之至理也歷觀士夫多妾無子遣諸妾而一妾獨生子者往往有之

士大夫立身行道當以社稷蒼生民物爲己任非清心寡慾不能以真精神爲大經濟乃仕宦中有把持不定者當其初遇不過偶用偏房若至顯榮遂爾滿前姿色爭妍妬寵竭蹶周旋五更待漏雞鳴尙緩趨朝案牘如山日高未親公務凡其經國理民之項悉是調情綽趣之餘若此神疲意倦之容安有強固精

明之治是尙不能保身以保簡何由壽國而壽民王法雖具不及閨門敬陳斯語用肅官箴

讀書全賴精神精神充足方能研窮義理精工文藝若志氣昏惰力量委靡平居旣少精銳之力臨場安有驚奇之句主司卽或公明此輩難圖僥倖曷思寒窗燈火勤苦何爲養氣讀書工夫安在乃以耽於色慾遂爾自悞功名所當深戒無自受迷婦人重在貞節此與子孝臣忠並垂天壤以維持世道者也而一生貞節自處女始不可有一毫玷人若以片刻之淫損壞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卽能日後操家大節依然虧損淫惡多端此爲最重

孀居守節倫化所關方期子孫昌大以報答之國家有例屬實

必建坊立石以表揚之蓋苦節最難蓋棺始定若貪其姿色誘而淫之使孀貞永潔之操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能不寒心至於孤寡無依更能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其德愈厚非但不淫之而已也
人爲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骨之事爲人主者當於已女看待俟其長大即便配偶若以盆裏食堦前草隨身近便恣意淫慾或強逼於情實未開之先或受虐於主母捶楚之下且又久遭幽閉不使適人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並爲首戒者也

家人爲義男妻爲義婦由主人有恩義相關也乃好色之徒既用家人並漁妻色且有母女盡遭污辱姑媳並無完節者雖或暫時忍辱究竟啣恨終身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良心待我自壞家法引水入墻種種醜行於茲起矣

古今一應書籍看之皆有益獨至淫詞豔曲總無一句好話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賣俏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庸夫俗子爲之誑惑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損行虧衣冠已同禽獸慾心方熾豈能再顧綱常惡緣既成何暇更惜身命皆以邪說惑世故爾穢跡彰聞若使留神觀看必然盡喪人心縱難毀板曷先焚書

大凡人必要閨門端正閨門不正相沿成習不夫不婦惟聞詬詈之聲何尊何卑盡蹈犬豕之行此雖家門之隱事已爲里巷之羞稱既爾內行之多慚何望親朋之足齒尙其早戒以正

化源

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茲起此森羅鐵板必以淫爲萬惡首也

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文人學士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何心顧將輒視爲有意之凝眸深聞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卽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陰則削祿減年大則虧體危親小則辱身賤行甚而敗露觸兇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然殺人者殺

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無異挾白刃而剗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

婢女僕婦最易滋淫人幾以此爲家常茶飯不知內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妬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傷風敗俗所不忍言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卽被迷惑况遇屍癘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身體臭爛流毒妻子嗟何及哉

此等淫邪之行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有慧劍二焉曰忍而已矣不能忍曰又忍而已矣

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披覽之餘動心
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自覺之餘更思覺世表彰感應救
拔淫迷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
者哉以上
色戒

人生終日營營皆爲衣食之計不能一日不需財也故聖人不
禁人取利唯教人思義農桑者衣食之源勤儉者治家之本耕
讀者分內之事經營者生理之常公平者積福之基知足者不
貪爲寶盡在己之力不敢好逸而惡勞存樽節之心務期量入
以爲出循自然之命不得損人而利己求財有道而不可邪謀
得之有命而不可好奪者也俗人不知此理以爲習巧者富之
計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刻薄營私犯國法而不畏干天怒

而不懼喪良心而小顧害人而不恤敗人紀而不問當其得
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或消耗冷退化爲烏有
或驕奢浪費蕩然無餘或天菑人禍而害且莫測則亦何益之
有哉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利毋苟取見利妨害所以安
身而立命也

張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
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乎此真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
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筭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
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君之粟田園遍鄉邑猶不能
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遺策只爲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
旦無常而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

亦可哀矣夫室可以避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

顏壯其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渠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羶所中矣目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則恩萬金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耳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寒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張橫渠先生曰奸利二字所指甚廣凡非本分中事卽奸利也如私鹽私鑄斲人踰人捉癡舞文是奸利之事也大凡瞞心昧已欺天罔上從奸謀中得來者皆奸利也夫利所以養人者也

一人旣生命中卽有應得衣祿豈奸則得不好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駃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

石徂徠曰李氏揚州人其夫貿易爲業常戒之曰無易良雜若取不義之財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子爲念毋令留餘殃也

無易良雜不以假物作真物昧心欺人皆不義也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顧涇陽曰利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故以義爲至利在其中矣以利爲至害在其中矣

人存戒心方有此分曉見利忘義者不知戒也

三星子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此皆先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

衣不過蔽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如鶉衣緼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為不足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也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財帛也祖父傳業雖不

可廢然須約已周力當於處雖多弗吝不當捨時雖少不妄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吝是名財奴

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畜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毫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惟儉以持躬澤以及眾方為達觀之道

唐翼修曰生財有道聖人治國平天下亦必以理財為要務況生民日用飲食非財不行其所以為戒者戒其非分之取也戒其見利忘義也戒其貪得無厭陷溺於中而不知返也戒其奸謀許僞味着良心損人以利己也故貧賤之求財先在擇術之慎不可因貧而高賭誘人子弟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誑語造非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

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誑人也爲寒士者不可武斷鄉曲
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廁身官衙司刑名錢穀之役者不可
營私舞弊遺害良善也不可誘官興波生事擾民也不可得財
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不可借事生釁勒索不已也爲平民者
不可詐力相欺占人便宜以爲得計也不可拖欠錢糧反咎官
長之微比也不可借貸不還反恨財東以圖脫騙也此貧賤者
所以戒財也

人而貧賤遂覺利重而義輕不復以財爲戒矣
富貴者於財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文繡章身膏粱適口矣要
知彼草房茅舍寒無棉被薄粥不飽者舉目皆是以此自反於
心不惟知足且應感慨好義矣一在明理我雖積財如山身後

不能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一在知子孫貧
富有命我雖積多財以與之彼若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
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手足天倫也毋因利而令親戚朋友
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
斗斛權衡人重出輕也毋恠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
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見利思義亦所以戒財也
中等之家不致饑寒迫身不致因富造孽亦不能倚勢作好農
工商賈務本業求勿然之利取本分之財凡事量入爲出毋爭
虛體面西多閒費此中等之家理財卽所以戒財也

讀書

唐翼修曰利可共而不可獨利專於己怨必集焉禍患之來皆

言作遺教 卷一
生於財敗名喪節皆起於利苟不貪利名從何玷禍從何生願
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患生於多財孰若
少財而無患名言也

袁君載曰人之存心仁厚者其用尺度量衡必公平均一不貪
小利以虧他人此卽善也其存心私刻者專圖利己買物賣物
異其尺秤借出收歸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喪
失本心幽暗之中鬼神在焉未有不遭天譴者也古人云人之
富厚雖由於智識勤苦而得然亦有命存焉乃欲以狡詐求之
如米攪水鹽加灰漆串油之類僥倖獲利欣然以爲得計不知
造物隨卽以他事取去終不久享所謂徒造孽也何益之有哉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
穫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
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資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
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
明傳得久遠財以上

氣準於理乃人生正氣卽孟子所云浩然之氣至剛大而塞天
地者也根本於至性至情而又必集義以生之不參以因循畏
法之私亦不假以矯強激昂之概古今來忠孝節義撐宇宙之
綱常振庸流之萎靡者全賴此一團正氣一往無前獨行其是
如前所列之氣節者氣正未可少也若茲所謂氣之當戒者血
氣也人有稟質剛僻量褊淺而少容性躁暴而難忍平居旣無

詞後遺規補 卷下
涵養之功臨事又無抑制之力偶有拂意之事外侮之來輒不
勝忿懣不平必欲逞吾氣以求勝甚至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者此全以血氣用事若不急爲警省則太剛必折吾未
見任性使氣之人而不至覆敗者也亦有平時以理自處反之
一已若無不是之處而橫逆之徒忽以非禮相加直令人按捺
不下不得不拂然生氣者然亦當稍爲退步且就其人其事而
熟思之權其輕重緩急如果萬不得已亦必靜以鎮之從容以
處置之所謂退也然寬也不得徒以浮情勝氣一直作到盡
頭不留餘地以處人並不留餘地以自處也

至於理似難受而事本細微情固不平而人無足較者亦惟稍
示寬容自必漸歸冰釋於已原無所損若逞一時忿恨必且尙
虛氣而釀實禍天下有小不能忍而至決裂難收者皆血氣淨
氣之爲害也

氣字須有分別有一時浮氣有生來稟氣若止言制浮氣不言
變化稟氣則無根本之功若僅平日調養而臨事不加抑制則
發動必不中節呂東萊云二十年治一忍字尙未消融得盡故
人生於氣不可無根本功夫也

治浮氣惟在懲忿而懲忿惟在能忍蓋忍者眾妙之門小忍小
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化有事爲無事變大事爲小
事忍之忍之兇人小人無奈我何也人有未是以理論之我論
理彼亦論理理勝者氣必伸焉人有未是以氣加之我負氣彼
亦負氣兩負氣財勢弱者理勝亦屈焉人情世態甚可畏也是

言修遺封補 卷下
以君子處世寧任理而行不可負氣

橫逆之來心不能平然有當思者四一思豈我毫無不是而彼以橫逆加我乎恐咎未必盡在彼也即使不是在彼我亦何必與之相較再思凶人氣質愚昧禮義是非全未之曉所言所行即如親父親兄尚欲爭勝何況他人如此凶人與之較量徒自喫虧以招禍也三思量大者福始大故寧我容人毋令人容我也四思公道自在人心彼豪橫我退讓則善必歸我何必以忿怒置胸中也

古箴曰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術忍爲妙劑醫之不早厥躬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相開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王乎張忍

王乎開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再忍三忍即張公藝

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凡人其大受之才者必有大受之量子房不以爲人納履而耻韓信不以受人胯下爲辱後曰皆成莫大功名乃知當冒辱之境橫逆之加乃鍛煉豪傑之爐鎚琢磨聖賢之砥鏗能受其琢磨煅鍊斯成大器不能受者其器不大受也

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謂榮之將至辱必先之貴乎能守以待之也古來豪傑之士遇大屈辱坦然受之而若不知者正欲留此身以爲日後用也人苟小有挫折輒忿懣抑鬱天折其身則雖有無很奇才亦湮沒不彰矣何濟於事乎故昔人稱句踐范

言化道初 卷下
三
雖之量宏譏屈原賈誼之量隘也

訟者危事豈宜輕動無理能敗有理亦能敗古人云官斷有十條非虛言也凡人好訟未有不破家者舟輿有費旅寓酒食有費吏胥公例有費况有意外不測之費乎人生涉世被人凌侮不訟止忍氣於一人既訟則受侮於人人譬人之挑唆光棍之把持干証之反覆訟師之刁難差人之需索經承之舞弊貪官之魚肉清官之誤斷皆不免焉其與止受一人之凌侮者大相懸矣兼之本業挑荒精神凋蔽專家驚怖其爲害也智者必能辨之雖然倘平日不循理守法好生事而占便宜我雖不訟人將訟已可不戒乎家中子弟族人與外人爭鬧只當責備自家子弟族人庶無生事之擾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人而一

村坊隣里偶因爭角積成嫌怨丁多者恃其人眾家富者挾其多財機巧者逞其智謀彼此俱不相下讐怨終無了時其實所爭無幾也當局有明理之人務必急思退步旁觀有公正之士尤宜極力調停庶幾同歸於好斯所忍小而所全多矣

尙氣好勝雖人常情但不可爭小利而忘大義負虛氣而釀實禍每見世人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而費數千貫以爭者或因一言之忿遂至忘身以及親者人能識破此意合容忍耐當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比之忿爭鬪訟荒廢本業忘身及親者相去奚啻什百哉

好訟者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

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小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
心喫打賠茶酒贏得貓兒失了牛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
爭訟况官行閔節吏取貨賂鄉人闇弱不明為吏所欺為招搖
攬訟者誑騙何所不至且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古地界逋欠錢
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
孔是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竊意
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為小人則直在我何必怒彼為君子
則直在彼更不可怒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
相讐而相害也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如靜躁不同彼喜動此喜靜見識不同此
見為是彼見為非好惡不同好華者喜奢務實者喜儉起念不
同心乎私者為私心乎公者為公則與人同事而欲其盡如我
意必不可得之數矣

人生病在任氣二字一任氣便與道德有礙行誼有乖不可不
勉強克治躁急者宜時時想和緩二字輕佻者宜時時想寧靜
二字淺露者宜時時想慎密二字怠惰者宜時時想勤敏二字
且不但心中時時想口中亦當時時念久便習慣此變化氣質
工夫也

勞餘山曰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人不服事必敗寧得
謂人盡非理乎

唐翼修曰韓魏公謂小人不必遠求三家村裏便有一人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如與之相較則自小矣且不必三家也兄弟四五人中便有一小人安得有許多閒氣與之相較此最宜識得透者也

古今葑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矣以上人戒

耕讀堂雜錄

載言行彙纂中未詳姓氏

謹按一門之內物力不齊賢愚不一或以耕而佐讀或以讀而兼耕量材而授亦善教之方也張文端公恒產瑣言已備言之耕讀堂雜錄士子以耕佐讀濟窮乏免饑寒此時不至困貧失志異日筮仕臨民周知稼穡艱

難勞農勸相較為切實固不僅有益鄉農田功而已一士子株守章句幸博一第出身加民如貪黷虧帑欺公冒銷寧守拙而不敢為故雖做官仍是寒士退林家食若起滅詞訟攬課侵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此下流不肖之徒少顧廉耻寧甘陷此百工技藝一無所能呼爾蹴爾又不屑受讀之外舍耕何以為生也

每見讀書舊族其承受世業愈分愈薄鋪排則有餘核實則不足粧飾門面不知勤儉積蓄不念衣食從來一葱一菜買之而肆男不耕女不織眼前尚在支吾一經水旱婚喪等事立見窮乏矣又有舊家子弟祖先固是名人親族亦登仕版然本身現在貧賤則行乎貧賤其本分也乃身不遊黷宮仍作儒生之態

口稱先人某公親族某人爲聳動誇張之具問以力田則曰非我輩事也饗殮不給何所不爲

又有種青衿志圖一館無奈束修微薄仰事俯育不足恃倘一失館則狼狽更甚再四商確惟自食其力不至於啼餓號寒莫如以讀而兼耕古人帶經而鋤負薪掛角原是志向遠大以讀兼耕尙不敢一時放空若讀書鮮所成就改業務農則必專心致志竭力南畝毋貪眠懶起毋人忙我閒毋以應酬而荒力作毋以遊戲而失農時三時之暇耕作之餘仍可誦讀學原不諱言農耕亦無妨於讀也

陸放翁曰子孫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蒙以給衣食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佳切不可迫於衣食爲而并小人事耳

富貴之後坐食而無生理家計日貧人勸之躬耕則云不耐勞苦勤之生理則云苦乏本資細微經紀力可勉爲乃不屑爲以爲有玷家聲未幾貧困至極下流汙行無不爲焉何向者無玷家聲之事乃不屑爲而後曰大玷家聲之事竟甘心爲也

儒家耕種原未諳悉最宜耐心若貪多欲速其願不酬則曰此原非我家所爲之事也旁觀者亦曰此固非若我輩所能勝任也退悔心生旋作旋止必至衣食無資爲天下廢人終且爲天下匪人矣

儒者不諳農功須於耕耨時催覓誠實鄉民深曉農務者令其率同在家僮僕如法耕耘車水糞業主卽履畝督視可以稽

其勤情察訪其土宜物性則一二年亦可得其大概至三四年自能精曉矣

田忌旱以蓄水爲利田怕潦以洩水爲利蓄洩之法全在因地制宜如近潮則隨潮灌注近河則倚河車蔭近泉則泉源漸漬此水利之因乎自然也若平原高亢之地則宜廣濬塘池堅築陂壩窪下之區則宜多挑溝洫深濬幹流此水利之資乎人力也

開中水利以迎潮築塘爲宜江南水利淮徐揚以廣挑溝洫疏通歸海爲宜大江以南則以開池塘疏淤河濬蕩湖爲宜開中水利高阜則以沿山開渠層層引灌爲宜平地則以穿井爲宜前撫崔公廣行穿井內有地高泉深必不可井者有

之過急遂滋物議一概停止後經查勘分別可否高地泉深五六丈方能得泉及水者不必勉強穿鑿如附近省會之西邠乾等郡有穿至丈餘二三丈即可得泉者正宜穿井數十以來修舊井鑿新井至數千眼履畝所見一望青葱者皆以井之地其中尚有可開未開者相其地之高下泉之淺深未開一井則可保四五畝不若旱之田此原資於民力而鼓力督率借給工資則不能不藉官力也

人力既盡異常水旱終不能免若久旱而得甘雨盈潦而經涸出則務及時補種紅稻晚穀綠豆蕎麥趕種雜糧尙可望收毋徒求官報災希冀給賑免糧也

小小旱潦不圖及時補種坐待蠲賑此好愚慣計既係以讀

言作遺規
而兼耕尤官明理守分不可倡此惡風村隣有社倉更當倡
率奉行助成義舉以備緩急更不可倚仗衿監於中隱射負
欠阻撓良法也

以讀兼耕有十便習於勞苦勞則善心生一也治家不期勤而
勤不期儉而儉二也一應蔬菜柴火之物不必向市集買三也
婦女不染城市繁華粧飾之習四也讀書之暇種竹時蔬有一
種生趣五也與田夫野老談桑麻事歷歷可聽且並無機械語
六也早完官稅門庭清淨歲晚餘閒家室團聚婦子歡然七也
擇村野中之可造就者引而進之指點讀書行文之法八也與
鄉愚講明禮義道以孝弟忠信九也日後故官巡幸郊野勸課
農桑事皆閱歷與農夫謹田功洞悉甘苦語皆切要不同泛談

了事十也

紳士之家雖兼耕種其禮義法度講讀課文更宜加嚴書香不
絕不失舊家風範毋謂耕可廢讀也

男以男織女以女紅各有其業各盡其勤而後家道可成也周
禮以九職任萬民七日嬪婦化治絲枲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古
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男耕於野女織於家庶人
之職也葛覃之詩美后妃之尊躬親勤勞也采蘋之什歌大夫
之妻能奉祭祀也且天子必有公桑蠶室重婦功也周禮宅不
毛者罰里布警婦惰也詩云不績其麻而也婆娑刺女紅之不
事也議止計者女工誠不可緩浙之杭嘉湖江之蘇松常蠶以

沿絲織以成布一歲而數百萬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
天下隨地皆有桑麻棉紵則隨地皆宜蠶績紡織粗而織蒲編
簾細而針帶剪裁皆婦職所優爲貧賤之家一日所入不足餬
一日之口似乎勞而無補然朝夕饔飧卽安居無事亦不可少
與其坐食虛糜何不尋本分工作庶可朝進一文况漸而積之
則將累少成多也至於富貴之家知婦工爲四德之一不可以
逸而忘勞且旣富貴則媵婢必多爲主婦者尤當以身先之俾
之通力合作一縑一布旣可供公子之裳爲綸爲綌更可服之
無數若舉室鉛華膏沐習於晏安不識機杼爲何物豈所以嚴
內教而長子孫哉士庶之家尤必相率而供蠶織之勤相習而
求績紡之益書聲與杼聲相續餘布與餘粟相資女工所入日

計之所獲甚微月計歲計之一家之進益不少此女工之利亦
所以佐耕讀而資生計也

幽風諸詩蠶利始於關中繼因桑樹漸枯蠶織遂廢今則獨
勝於江浙矣議者皆以北地產馬馬蠶不能並行其說謬甚
豈關中養馬始於今日耶予撫秦時有興平楊監生岫家居
首先種桑養蠶并以倡率鄉人織繭縑絲著有幽風廣義一
書予因其有益於關中蠶政招之來省設立蠶館發給工本
養蠶織縑屢經秦明每年供進

御之用荷蒙

聖王嘉納今楊生衰老不能專司其事有朱孝廉石琪於蠶館教
人縑織廣種桑秧鄉人知種桑養蠶縑絲隨在皆可得利聞

俱踴躍從事至於山蠶別爲一種山中柵椽青杠柞樹及庄村二椿樹皆可飼養陝省椿樹自生自長不須種植郊村原野處處有之柵椽等樹則鳳翔之岐山漢中之鳳縣寧羗南北棧中徧山皆柵就地立爲蠶廠更不費力久奉

勅行

山東將山蠶事宜刻本送各省令隨地效法關中寧羗向有劉牧養繭成絀咸稱爲劉公絀近來督理無人不甚如法民間以地微中止近如郿縣令紀君虛中於山東覓人來郿立爲蠶長廣行教習咸寧令柳君大任試養春蠶通判張君文信倡行鳳翔均已成繭無論官絀果有耐煩樂善之人百倡養蠶繼續推廣設法防護家蠶山蠶椿蠶均可望其有成官斯土者尙其加之意焉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爲生財之計者如木棉茶葛棗栗柿梨及桃李林禽諸雜菓隨處皆是也田園之播種若芋若瓜若薑蒜若蘿蔔及各種蒔蔬水澤之滋生若菱芡蓮藕等類皆足佐盤飧而通財貨外此如桐柏之爲油竹木之利用種難盡列其利尤普全賴有人焉田其地之所宜樹藝如法栽培灌溉毋憚煩勞毋厭瑣屑毋欲速苟且致勤於一種必收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此樹藝之足資生計者人無遺力則地無遺利矣烟之爲物前古所未聞原非生計必需種烟之地既需膏腴而糞力更倍於他種若以藝烟之地與糞移之於稻粱菽麥合天下一歲所收不下數千萬斛矣

訓化遺考 卷下
沃壤種烟有妨五穀久有禁烟之議奈食烟者十人而九相習已久不能驟改治以厲禁是以口腹而犯法非政體所宜向曾計議不必禁食烟亦不必禁種烟種烟者只許種於城內隙地菜園不許種於田野田野種烟人人共見半年方收官將烟樹砍伐人知有種無收不禁自止矣菜園仍許種烟並非一槩禁止現在極貧下賤無不食烟之人行止坐臥無不喫烟之時固由相習亦由價賤人人可食若烟少價貴則無力者不能食烟有力者亦必少食原無妨於饑飽且有益於生計事既不煩民亦不擾惟關心民食者體察而力行之凡樹藝之家下得一分工力便有一分利益謀生者有田可耕固耕之有地宜桑固桑之其高阜平原可以樹藝他種者遍行

栽植卽田塍地角墻陰屋側亦可隨地栽植灌溉及時不出數年便可茂鬱成林取材落實荒坵砂磧亦可雜植散材此卽農家恒產切勿視爲灌園故事傷師小道也

近見稻田之埂點種青黃豆河灘斜岸佈種高糧山坡嶺側布種包穀在在收成餘可類推

小民拘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囿於其地不能廣購嘉種所賴有遠識見具大力量肯耐煩之仁人君子博訪之遠覓之歷試之詳教之使民知可耕者非一穀可樹者非一果可耕者非一地可蓄者非一物盡人力趨天時無非仰事俯育之資

閩省有地瓜一種相傳來自海外故名番薯味甘可以養人又名甘薯可以截藤而種可以切果而種沙土尤易生長比

訓後遺規補 卷一 名 三
種穀麥一畝有數畝之獲閩省藉此充每年一季之糧向止
海疆產此近則漸及江浙東西粵矣西北向不知有此物予
前任陝西令閩員購種來陝官爲試種業已成熟所收較豐
陝民爭先學種惟入冬嚴寒種難久貯近聞地窖藏種經冬
不壞種者更多城鄉街市皆有賣者從此可以廣種矣所云
小民囿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遠購嘉種必賴有力者爲之
博訪倡率方能有成信然

王文山紀綱故事

公名雲廷號文山浙江錢塘人
雍正丙午舉人官國子監學錄

謹按人性皆善有教無類故天下無人不可以教而亦
無一人不當教也余纂刻四種遺規養正所以教家童
教女所以教婦女訓俗所以教士民從政所以教居官

者而吏胥獨遺故有在官法戒錄之刻今來京華王白
齋少司農以其尊公文山先生所著寶言堂紀聞三種
見示一曰蓮池紀幕也一曰絳帳紀師也一曰杏林紀
醫也三者皆世所不可少者先生輯其嘉言懿行爲法
示戒異其同歸於善濟物利人爲予諸刻所未及展誦
之下如獲珍品幸甚乃布遠近足以警世矣先生更有
紀綱故事一帙爲世之爲奴僕者明善惡垂法戒與三
種紀聞同付刊刻而尙未之及也予思僕奴亦世之必
不可少者善者未嘗不可以勸不善者未嘗不可以戒
其視天下人人皆可以教教所當教與予意同補錄於
訓俗遺規俾閱者知古今之義僕良奴與家報王者未

嘗不有關於名教也

李善南陽人事家主李元植主王家歿於疫遺一兒名續纔數月而貲財巨萬諸僕謀殺續分甘財善度力不能敵乃抱兒逃去隱瑕邱界中親自撫養備嘗辛苦續雖幼奉之如長君及兒長出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僕實於法去產奏於朝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善還故里脫冠帶掃元墓修祭泣告曰主君主母善在此數日乃去

淳安徐氏兄弟分家大房得馬二房得牛三房乃寡婦得老僕阿寄寡婦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乃費我殘羹寄請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願爲主畫策皆生寡婦悉管珥與之寄入山賊漆期年而三倍其利家遂漸裕爲主母嫁三女婚二男

延師教之俱入粟爲監生寄既老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見主母不睨視使幼鬟傳言必肅然遠立也及病且死乃出篋中二紙家計纖悉必載謂主母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或疑寄有私蓄起視其室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姬一兒衣纔蔽體而已袁中郎爲作傳

潘茂卿之僕天壽父本明季總戎被虜而鬻於潘潘爲人長厚善撫之然家計日窘天壽肩販以助之雖疾不敢以勞辭旣而兌錢生理每月以二金奉主爲膳費主或有所需必如數應之雖數金不惜主疑其扣除膳費而下月仍不少分毫如此數十年病革悉以所有奉其主敝衣數領外不留一物私其妻子戴伯簡父卒從諸惡少游家破往依故僕楊中惡少又至忠泣

諫再三伯簡陽許之而陰與賭飲於他所忠探知操刃直前執惡少數曰郎君年少汝輩誘之致家破今又來此吾正欲斷汝之頭甘心抵死報我主於地下惡少叩頭乞命乃釋去揮淚謂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爲聽老奴盡心力不三年舊業可復否則老奴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愧泣從之果盡復其田宅

王海日公僕金養嘉靖中倭寇至王族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闘良久始仆而王氏乃得免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與寧藩密謀禮心憂之常於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館養正所師事之禮夜向方士叩頭涕泣言吾

主與寧王通他日禍不小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願爲吾主一言毋附寧方士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事敗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曰我主母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食於獄養正妻沒奉柩歸合葬歲輒上塚哭祀之

王達少事郎中李曇及長辭曇去後曇以妖言事父子收禁治獄急平生親友無一人近者惟達旦夕守臺門不去給飲食間安曇貶恩州卽日監防就道達追哭送之曇一人不習嶺南風土從者皆遁獨達周旋左右不忍暫離旣而曇死家無一人在側達使子守其屍而已爲之辦喪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

曾石塘被刑妻子俱坐流徙僕王環以車載夫人及二子間關數千里勿懈環後以壽終

孫明丁尙書汝夔僕也尙書棄西而子懋正謫成遼陽明從焉居半載懋正夫婦相繼死遺子方五月明抱兒往村媪乞乳或買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狀淚繼以血當事憐之爲脫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抱兒行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必擇溫燥與同臥起間月始達家事兒如事主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兒名繼志爲邑庠生

崇禎甲申申公佳允殉節幼子煜將奉太安人犇歸故里一時童僕星散傭書徐起鳳從公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

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起鳳跪曰吾主以治死願勿焚叩泣流血賊爲感動乃得全

武愷之僕某見愷受闖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主人不奔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愷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人之失所也不食而卒後愷爲淮撫路振飛禽解南京正法

倪慕劬有僕張耀倪有難耀憫之挺身出代

趙登真定人少事廣文趙鳳來勤力作苦廣文謁選時同選人窺登有幹才陽假登送至任而陰誘以利使留事已登不可曰吾主不可負也立辭歸後廣文倦游歸登悉歛已所積數百金

進之廣文曰寧有是哉登固請終不可乃已廣文既老念登勞苦久遣之休去歲時伏臘必辰至灑掃操作如平時廣文沒子若孫上墓登輒先在廣文孫一鶴爲諸生或游俠邪登必苦諫卽逢怒不少沮或試高等必戒曰勿喜也先人嘗數試高等卒不售後一鶴成進士每言登輒爲泣然流涕

司馬溫公居洛春三月令園丁縱游人人園玩花游者各勞以錢積若干貫持以獻公答曰此汝錢也揮令取去園丁愠曰天下獨端明不愛錢耶已而公在園中見新治一亭爲游人憩息之所卽前錢所爲也

崇明吳老人生四子壯大家貧鬻子自給四子咸爲富家僕及長皆自贖身娶婦同居供養父母始每月輪養其媳曰一月一

輪必歷三月後方得侍顏色太疎當每日輪供又以一日一輪亦必歷三日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長房則午次房晚三房次早四房周而復始逢五日十日四子共設食堂中父母上坐子孫居左媳及孫媳居右以次歡飲老人所居之所置一櫥其中每家置錢一串老人往市中嬉隨意取錢買菜物啖之櫥中錢缺則子潛補老人間往所識家或博奕樗蒲四子伺其所往遣人密持錢付所游家囑其佯輸與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不知子所爲也蓋數十年無異云康熙辛酉老人壽九十九妻九十七長子七十七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元二十餘人崇明總鎮劉兆贈聯云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
歸安趙仁少孤家貧備於人以養母母沒刻木爲像饗殮必享

母而後下箸既厄不復備織屨爲業攜屨入市亦必與木像俱
茅工部聞而表其閭贈之田不受嘗至杭雲棲是夜蓮池夢異
人至晨率徒迎於山下則仁也曰是可以當異人矣

江南錢某本某氏僕其主謀隣田不遂怒之令以稗子撒其田
錢念撒則害人不撒又逆主命乃將稗子蒸熟以往撒之主潛
覘之信而訝撒稗之不出也錢後生子讀書成進士殿如子官
孫錦衣有僕蘇姓一道士見曰汝面何陰騰文之多也僕曰貧
人陰騰從何來道士堅叩之則曰我生平於蜂蟻牛馬之類有
生氣者皆極愛護之不殘其命不盡其力又某得食甚難每與
婦分食稍足充饑卽以其餘施丐故未嘗得飽道士曰卽是矣
引之至一處絕非人境僕思家欲歸道士乃以履一雙葯一粒

子之著履行之如飛含納經旬不餓夫婦皆壽百歲

嘉善內閣錢家有僕老而無子管理家務從無絲毫欺主其已
財營運者所入悉買田括大聖寺人以錢佛子稱之病革之夕
有人五更出見吏卒負執事過問曰太爺何事早出耶隸曰非
太爺乃城隍賀錢佛子爲大聖寺伽藍耳其人聞言怪之天明
詣寺僧言五更鐘鼓無故自鳴乃知城隍賀伽藍之語非誕也
袁柳莊善相見友人幼僕謂不利於主勸友逐之僕歸依父母
至中途憇古廟中拾金一橐自念福薄無故爲主見棄今復取
此倘失者因財喪命則我造孽更重矣坐候還之其人欲分金
以酬誓不取有指揮聞而奇之收爲繼子指揮無嗣後歿此僕
竟得襲任謁舊主舊主召柳莊令僕仍服敝衣捧茶出柳莊一

言作道夫初 卷 三
見駭曰汝何陰騭文滿田今當得三品武官矣
薛文清公與王振忤爲大理卿辨一寃獄王文承振意劾公受
賄出人死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忽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後侍郎王偉申救遂免
孫某爲塘西張氏傭書有婢來就寢峻拒之其叔夜夢城隍坐
堂上將饑籍對冊呼吏唱名至其姪曰此人合餓死因拒一注
奔改注祿籍叔醒異之未幾年荒餓孳盈道而此人裕如
馮勤父傭者也素多病以短齡爲憂問於道者道曰若傭人烏
能積德惟勤洒掃惜字紙可延年耳傭卽買箕帚遍歷村巷掃
除不淨見一字卽取寘于笥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九十有七
無疾而終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家後居外家亦溫飽其子游泮入謝公
檢賣身契還之錦請報効公曰文廟現圯壞汝能修葺勝報我
多矣錦遂獨力營繕頗華煥此事已百餘年矣及順治己亥會
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沒沒之日文廟正梁崩
墮視建廟姓名朱錦乃悟會元卽其後身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鶴坡人無不鑽鶴坡
者至張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守禮司其出納號楚濱人無不
鑽楚濱者皆攬權生事儼然與士大夫平行衣冠躍馬揚揚長
安市中積惡貫盈聲勢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
虔州李基有僕索逋近村挾王令豪橫無忌有窮民償不滿意
縛樹上鞭之灌以糞汁得干錢而返行未里許雷電四起震僕

於普安寺前錢縛腰間皆深人於肉

常熟進士王翼徽有僕一黠一愚黠者竊王之全反誣愚者王不察送官嚴究舉家疑免而黠者証之益力夜擊愚者於旗杆下黠者押視夜中雷震黠者擊死滿或聞聲甚厲而愚者寢其旁安然若不聞手檢點室金具在始知愚者之被誣慰而釋之有僕隨主人舟行隆冬難淺舟子皆下水牽挽王憐之僕曰此輩驚鴨腿不知冷也王卽令解鞋襪入水相助僕有難色王怒曰同一父母肢体汝獨知冷也欲達之乃勉往王曰此後當不復言驚鴨腿矣

